



世界文學史話

約翰·瑪西著

胡仲持譯



開明書店刊



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十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二元三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世界交際史話”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約翰瑪西

譯者 胡仲持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五五號
電報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譯者的話

這書是從美國約翰·瑪西 (John Macy) 的 *The Story of World's Literature* 譯出的。那書名，照字面似乎可譯爲世界文學故事，可是我覺得「故事」這一詞太含混了，便依夏丏尊先生的意見，用了世界文學史話這名稱。

這實在是一部完美的文學史。牠把幾千年來影響世界各民族偉大的文學者及其相互的關係，重要的書籍及其時代的背景都講明白了；在我看來，這就盡了文學史的一切職分。倘然說，這和純粹的文學史有點兒不同吧；那不同的地方大約就在這書不會擺着學者模樣的正經臉孔，像一般的文學史似的；牠用生動流利的文筆寫成，把聽講故事一般的愉快之感給予讀者。

著者瑪西是當代美國傑出的文學批評家。他當過波士頓導報及國民雜誌的文學欄

主幹，還擔任過哈佛大學的文學講席。近年來專事著述。所著除本書外，有坡的生涯、讀書指南、亞美利加文學的精神、窩爾忒·詹姆士·多德傳、批評競技婦女論等書。在這些中，世界文學史話該是第一部傑作了。

他寫這書消費了四年的光陰。其實這只是從動筆到脫稿的時間罷了。我們如果說「他那作為著作者及批評家的一生全是寫這書的準備工夫」，也不見得過分。若不是他一生癡鑽於文學，怎能使這書成為這樣的精博的呢？他所參考的書籍非常多。本書的原本上，附刊參考書目，連同說明，用細字密排，佔了二十七大頁。他的考據的辛勤，用心的細密，單看那書目也就可以想像而知。他寫成每一章後，據說還曾經各部門的研究家分別校閱，因此不精確的地方幾乎是沒有的。

作插畫的盎尼阿·魯托羅氏（Onorio Ruotolo）是意大利的名畫家。現任紐約達芬奇美術學校的校長。他不但是畫家，而且是雕刻家，彫過但丁等的胸像及「運命」「久遠之母」「生命之泉」等象徵的作品。看了本書中他所作的插畫，誰都會領略那線條的美和力的罷。

原本有兩幅黑白畫，因為不適用，這譯本中就省去了。又彩色版巴爾扎克畫像因為原版模糊的緣故，我從別書上借用一幅來代替了。

這部博大的巨著，我本來沒有動手翻譯的勇氣。全憑友人朱應鵬、倪哲生、馮都良諸先生的鼓勵，才繼續不輟地把牠譯完了。徐調孚先生借給我內山賢次氏的日譯本，我從那里得到了不少的助力。著手翻譯時對於書中的人名和書名頗費考慮。人名的翻譯有若干依照近年來各雜誌上通用的較合理的譯名，而為檢查便利計，大半根據着標準漢譯外國地名人名表書名的翻譯，凡已有漢譯的，本應遵照漢本的譯名。可是我覺得有許多漢譯本的書名太牽強附會，失卻了原書的精神。所以我還是照英文原名的字面來譯，這樣似乎可以安心些。譯詩這事情，在學力淺薄的我，不消說，是非常感着困難的。幸得夏丏尊、王文川、巴金、馮次行諸先生的指教，我纔能把書中各種體裁的詩一一勉強譯出來。書末的索引，製作時頗費了一番工夫，那原稿上的西文是俞經藩先生給我打字的。在校對製版及排印方面，開明書店及美成印刷所諸先生為我盡了不少的力。我對於以上說起的給我友誼的幫助的諸位，敬致十二分的感謝。

這譯本的初稿曾在申報藝術界上陸續揭載。在付印以前，我修改過二次。可是我還覺得有不少的地方譯的太牽強了。在我所疏忽錯誤的地方，倘荷讀書諸君加以指正，那是我所十分感激的。

譯者 一九三一年七月

原序

本書的目的是在說明那些於現今活着的人們有重大的價值的世界的書籍。什麼是重要的？這是個人，如果有這能力的話，必須自己來回答的一個問題或無數個問題，而同時也是爲一致的輿論所決定的事情。然而也不是絕對地所可決定的。爲什麼呢？因爲重要也者是比较的話，而輿論則是難以下決定的茫漠的抽象物。不少的讀者看來有意義的作者和書籍，單是那名稱表也會構成分量遠比這一卷爲大的目錄的。所以在我們的概念中，有真價值的書，有許多省略了，有許多只一舉其名就算了。讀者誰都會見到自己愛讀的什麼書缺着，那地位爲自己並不怎麼尊重的作者佔去的罷。這是當然難免的事，我想，這倒可以將那些供獻於意見的合一，而在文學及其他藝術的討論上給與許多興味和愉快的意見的差異刺戟一下的。

在本書中，關於何取何捨的選擇，比例和最後判斷是出於我的主意的。那結果必然是有着制限，而且因了個人的心醉與知識及鑑賞的缺乏有些明暗不勻的。我就龐大的主材只能夠給與僅僅本人的見解罷了。我的極有學識的批評家以相當的公正說：「你實際上所寫的不是文學史話（The Story of Literature）乃是對於我偶然讀到的少許作家的雜評。」我確然地答說，我是不但爲別的書籍，大批評家及正規的歷史家所指導而已，還爲博學的友人們的教益所指導的。我得特別感謝路特維·劉維松博士，安東尼阿·加利托利博士，A. H. 賴伊斯教授，厄涅斯忒·波伊特氏，A. T. 巴爾諾博士，韓特列克·望·龍博士，畢茨·散蓬氏，霍華特·歐文·楊氏，托馬斯·R. 斯密司氏，馬紐愛爾·柯謨羅甫氏，零俄·奈陀生氏等；這幾位是在許多點，指正我的錯誤，幫助我來解決——儘我所解決的範圍——我們的概觀應當包含什麼這一個主要問題的。劉維松博士對於論德意志文學的第四十及第四十二這兩章是差不多負着全部的責任的。

因爲本書是爲英語的讀者而作的，所以比起從奧林比亞大神，或者從那會公平地理解

這地球的全思想的來自火星的訪問者的見地以爲得當的來，比較地多量的篇幅是奉獻於英吉利及亞美利加文學的。不但如此，我們還疏略了必然豐富的許多的國民文學。例如，羅馬尼亞人，波蘭人，匈牙利人，芬蘭人會說「你連一短章也不分給於有着這個這個的，那個那個的天才的我國的文學，可是你倒裝的是講着關於世界文學的一種故事似的一副臉孔！」這宗話，立即丟開這書的罷。對於這一層的回答是：有些國民文學似乎並不成爲歐羅巴的集體文學的一部，卻只是關進在國民底及言語底境界內，和外界隔斷的。這樣的孤立能使應當名聞世界的天才湮沒不彰，我們之不知他們實在是我們的損失。我和波蘭人是談過話的，他們對於古代及近代的那國民文學的熱誠使人相信牠的偉大，然而翻譯者顯然不過略開門戶透露一點消息給我們罷了。以我所能發見爲限，有着廣大的歐羅巴的名聲的唯一的波蘭小說家是亨利·顯克微支（Henri Sienkiewicz）生於匈牙利的一個亞美利加的學者告訴我在我們的展望之中明白可見的唯一的同國人是霞卡伊（Tokai）賴伊特爾的匈牙利文學史是概述國民的思想的頗龐大的書，在那里，爲我，或者我敢說，爲許多亞美利加及英吉利

的讀者所知的名氏，百個中沒有一個。

我舉出這些例子來並不作為波蘭及匈牙利文學的批判——這麼着是荒謬的——卻是作為一個有趣的事實的說明的。那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在人衆雜沓的歐羅巴，數世紀來或則互相結交或則互相戰爭的人們依然會是智底方面的陌生人；或者，那相識會是片面的。受教育的匈牙利人是作為當然的事一般知道法蘭西文學的；而受教育的法蘭西人不必知道匈牙利文的一個字，或者匈牙利人所寫的一冊書。丹麥的批評家該阿爾古·白蘭德司的讚美者並無知曉丹麥語的必要，而他非知曉英語，法蘭西語，德意志語，意大利語不可。佔優勢的語言是在我們的混雜的世界廣布了他們的文學的。而且那使別的文學中有最高價值的作品埋沒者，正是那些佔優勢的文學的豐富也未可知。可是就大概而言，最高的東西過了多少時，一定要衝破國民性及語言的制限而成爲人類的共有財產的。然而，這卻也並非說，沒有許多優美的作品應當較之現今在國內及國外兩方面更有聲名的。

倘說我們的概觀不能裝作完全，卻省略了許多的國民，許多的時代，以及所論及的諸國

民諸時代中的重要的個人，那麼，可以說，這是以一種有組織的統一和連續爲目的的，而且我想，還到達那目的的。內容不完全的這個素描的輪廓具有條理，而且給與全體風景的印象。我們所見的幻象，好像從飛機上所見一般，是急速地移行的。我們看見顯著的特徵，聳立的峯巒。然而我們卻沒有停下來，測量那高度，又沒有仔細地眺望那廣大的斜坡。我們在莎士比亞之上停留了十五分鐘光景；對於他，非用十五年——或五十年的功夫是不能十分理解的。

莎士比亞沒有將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所有醒着的時間專用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及他覺得有興味的別人的作品上，這也許是事實罷。可是，的確，普通的讀者會有莎士比亞以外要讀的東西，讀書以外要做的事情的。多年間耽讀着書籍的涉獵極廣的讀者不過熟識了幾千本書，更獲得幾千本書的膚泛的知識罷了。

像有着二百萬卷藏書的不列顛博物館及紐約公共圖書館似的書籍的寶庫，有好些人們是保存着那目錄的。然而那無數的印刷物卻沒有來擾亂我們的心的平和的必要。書籍重複着，仿製着，而且規矩地或不規矩地行着剽竊。因此，單單幾千本書就包容了世界的本質底

智慧。而那可稱賞可羨慕的人物，博讀的人物，「讀過一切」的人物就成為人間可能的人物了。求「博讀」是用不着苦攻凡有公認的古典的。鑽研了那中間的數篇而將其餘忽略過去就儘夠了。我所知的最敏感而精於文學的人物之一沒有讀過但丁，又沒有要讀他的意向。如果他不想讀，或者他的讀書的機會沒有使他的眼和手指轉向那位最大的詩人的作品去，那麼，他何必去讀呢？他知道別的詩人們，這就夠了。說是費日夜的時間於單單優秀者偉大者是一種道德底義務云云，這一種馬太·亞諾爾特，叔本華及其他極有風趣和見識的人們所抱的嚴肅的觀念，在我看來，似乎實際上無意味，而且是對於文學的較美的價值的蹂躪。讓我們廣也罷，狹也罷，依了我們各個的性質的需要來讀罷，讓文學的權威們去掛在公共圖書館前面的燈柱上罷。這麼說，也許太過火了罷。然而這卻將我的確信表現着，那確信是由我為準備本書計歷多月的研究，又由我想寫這樣的書以前多年的讀書所鞏固的。讀的太多不是聰明的。我們不要成為亞歷山大·頗普所巧妙地刻畫的那種東西罷：

頭上裝了廢棄的知識，

無知地讀着書的書獃子。

還有這一層是要考慮的：如果你顰眉蹙額，將所有讀書的時間費在偉大的古典之上，那麼，不列在巨大的不朽物之間，倒是你的親切的伴侶，未達偉大之域，倒比偉大的東西更可愛的那些書籍將成爲怎樣呢？往往，我們藏在大衣袋裏走的一卷不是傑出的大詩人的作品，卻是小詩人所作的一本小書——我爲了要決定何者是大詩人何者是小詩人，是煩惱了一生的。又，對於我們非常捨不得的畸零的書，我們怎麼辦纔好呢？爲了要救護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撫嬰曲，我很願意將許多極重要的文學拋出去。那種小小的細工較之偉大的作品更美；至少那些是有着大作品所不能壓倒的小型的美的。

如果諸君划着自己的獨木舟過去，留意那會得淹沒諸君的大潮流，又如果諸君開發一種關於文學的無遠慮的好奇心，那麼，帶着小的或大的書籍就可以安心了。不要太過艱辛地來弄文學，可是也不要以翹氣的輕率態度來弄文學。從鵝媽媽乃至哈孟雷特的文學是人間生活的故事。牠也許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充滿了騷音和火氣的癡漢所講的故事罷。然而這

卻是我們所知的唯一的故事，人類能夠感得興味的唯一的故事；牠的比較底小的篇章有些竟是最敏慧最有趣的。因此有了偉大的伴侶的小小的書，又有成了完全陌生的生客或難忍的苦累的偉大的書。因為我們試要在文學裏來設多少合理的航路，必須使我們的概觀和自然的輪廓相一致纔是，所以我們不可成為異端底，或超越理性模樣的怪僻。可是我敢暗示兩三點關於文學的根本底，卻決非獨創底的疑惑。其一是真正的寶貝往往藏在小箱裏。又一點是：如果諸君偶然不喜歡甲或乙的偉大的人物，那麼，還是放過他，不使諸君的智能的骨骼毀壞了的好。還有一點就是：因為使任何健全的人困惱自己的頭腦的書太多的緣故，任何健全的人以笑的歡悅，或以智底好奇心的悲哀的興味來讀就得了。讀書術是優美的藝術之一。這並沒有像七藝之一那麼偉大，那麼創造底。寫優美的一頁，不消說，是比讀牠困難的。雖然如此，受容底創造者這東西倒也存在，缺了牠，一切藝術就死了。受容底創造者就是看繪畫者，聽交響樂者，讀書者之謂。這本書是以書的讀者為對手方的。

目次

第一部 古代世界

第一章 書籍的製造.....三

印刷機——紙——羊皮紙——紙草——羅綏太石——字母——石和磚——木

第二章 文學的起端.....二〇

——古頭語先於成文語——詩和散文

第三章 神祕的東方.....二六

中國——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

第四章 猶太文學.....四七

聖書——塔爾摩特

第五章 希臘的歷史和歷史家.....六五

希羅多德——修昔的底斯——色諾芬——波里比阿——波盧塔——近世的希臘史家

第六章 希臘的敘事詩……………七

荷馬——希西阿

第七章 希臘的抒情詩……………二〇六

阿爾西阿斯——薩福——提奧格尼斯——阿啓羅卡斯——阿那克里溫——施蒙尼迪

——巴啓力第——提奧克立塔——田園詩——詩選

第八章 希臘的劇……………一三

伊士奇——索福克利——幼里披底——亞里斯多芬——麥喃得

第九章 希臘的哲學、雄辯術及其他散文……………一四四

赫拉頤利圖斯——恩柏多克利——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

多德——斯多埃學派——伊壁鳩魯學派——力息阿斯——伊索格拉底——狄摩西尼

——琉細安——隆加斯——奧立澤

第十章 羅馬的歷史和歷史家……………一六六

凱撒——薩拉斯特——李維——塔西佗

第十一章 拉丁的敘事詩……………二六

英尼阿——味吉爾

第十二章 拉丁的劇底、哲學底和抒情底詩……………一八三

普羅塔斯——忒稜斯——辛尼加——琉克里細阿——卡增拉斯——賀拉西——普洛

拍細阿——替巴拉斯——奧維德——琉坎——斯退細阿斯——馬細阿爾——朱味那

爾——拉丁詩選

第十三章 拉丁的散文……………二〇〇

西塞祿——拍特洛尼阿——亞飄利厄——昆體良——普林尼——奧古斯丁——哲羅

謨——託馬斯·阿奎那——作爲活語言的拉丁語

第二部 中世紀

第十四章 日耳曼系、吉勒特系和羅曼斯的起原……………三二